杜詩闡

杜詩闡第二十九卷目

杜詩闡卷二十九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輯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夔州詩大曆二年至三年

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二首

前至東屯檢校。此至東屯收穫。

峽裏歸田客江邊借馬騎二句從驛次　非尋戴安道似向習家池二句復至東屯山險風煙合天寒橘柚垂二句在道之景築場看斂積一學楚人爲二句復至東屯之事

我往來東屯都爲農事是歸田客也東西有水陸之隔故船渡之後又須騎馬幸江邊有驛次馬可借耳我渡江而來非子猷之訪戴安道我騎馬而去似山公之向習家池蓋將望東屯而往也山險故風煙早合非馬不行天寒見橘柚已垂穫何容晚夫築場斂積納稼之常楚人何獨不然楚人所爲無一可學學楚人不過此歛積之常耳理生之道則從俗云

短景難高臥衰年强此身從復至說入山家蒸栗暖野飯射麋新二句到東屯之事世路知交薄門庭畏客頻牧童斯在眼田父實爲鄰四句復至東屯之感

衰年宜高臥矣今僕僕東屯若迫於短景農事難緩勉强爲此耳惟是山有嘉栗餉客嘗蒸澤有介麋佐饌不乏而況世路早知交態甚薄若論門庭何煩上客頻來不如與牧童田父輩共爲蒸栗射麋之樂不亦可乎

暫往白帝復還東屯

復作歸田去點復還猶殘穫稻功復還之故築場憐蟻穴拾穗許

村童落杵光輝白除芒子粒紅加餐可扶老倉庾慰飄蓬

六句總承

穫稻句

我暫歸瀼西復還東屯者用前月檢校尚有餘功也尤

月蟄蟻咸俯我築場恐於穴處者有傷所餘穿穗伊利

此狼戾一聽無食者拾取蘓穴蟻挻憐村童尤可念也

有玉粒一落杵光輝燦然有紅鮮纔除芒子粒可數於

以救之可扶老病所云老藉軟俱匀者信不誣也於以

貯之足慰飄蓬所云嘗新破旅顏者今果然也復還東

屯爲此故耳○按公種稻皆在東屯讀補稻畦水及督

促耗稻兩詩皆東屯也雖卜居瀼西有春耕破瀼西句

其實瀼西未嘗種稻蔬果居多蘓瀼西石田不可耕東

屯水平土沃米冠蜀中故兩次還東屯皆出歸田黄鶴

以茅堂檢校收稻爲收瀼西之稻復還東屯刈稻爲刈

東屯之稻微論公非老農不若是之貪得即客居旅食

瀨穫寥落亦無僕僕東西兩處耕種之理瀼西

蔬果青成皆子東屯稻禾責成行官公詩了然

刈稻了詠懷

稻穫空雲水川平對石門寒風疎草木旭日散雞豚四句刈稻了野哭初聞戰樵歌稍出村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坤四句詠懷

此收拾歸田諸作　稻刈矣一望田畦雲水皆空但見一川如舊對石門而若寨耳稻既刈草木疎矣寒風拂之稻既刈雞豚散矣旭日照之其如農務雖息戰伐未休何聽野哭知其初聞戰也初聞戰哭聲加是戰後可知聞樵歌不過稍出村也稍出村十家九哭歌者偶耳亂離如此我無家之人一任乾坤聊以詠懷而已

柳司馬至

柳司馬必柳宗元父柳鎮也按宗元傳父鎮於肅宗平賊時上書言事擢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時公在夔柳司馬更無他人

有客歸三峽相過問兩京二句柳司馬至函關猶出將渭水更屯兵設備邯鄲道和親邏逬城幽燕惟鳥道商洛少行人六句

承問字述司馬答辭衰謝身何補蕭條病轉嬰霜天到宮闕戀主寸心明四句自言

吐蕃寇秦州兩京消息斷矣幸司馬歸峽我得憑之問信司馬答曰吐蕃人寇逼近京師東都函關爲扼要地朝廷於此出將涇陽一帶地爲衝要郭子儀率中士鎮其地渭水亦復屯兵焉不但京師邯鄲亦設備矣邯鄲雖屬河北恐有河東乘機起者王邏逬爲吐蕃城於此設係於彼和親也若幽燕則路已斷惟鳥可通商洛則兵已滿行人亦少由兩京及河東北備吐蕃如此我聽司馬言與二毒身爲朝廷修力無奈老病相尋一身無補仰見霜天炯炯直到宮闕我戀主寸心亦與俱耿豈日老病竟置圖籍度外耶

自平

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 二句前日 近供生犀翡翠稍復恐征戍干戈密 二句今日 蠻溪豪族小動搖世封刺史非時朝蓬萊殿裏諸主將才如伏波不得驕 四句見不當征戍

猶憶廣德年間中宮呂太一作亂廣州自平太一之亂南海貢珠三年不絕近者所供犀翠又復稍疏夫豈南海不來享復恐征戍者干戈密之故也若此呂太一之亂必復見於今日夫蠻族動搖當置不問況其酋長歸順者雖世授刺史而道里遼濶異於中原不必更責以時朝之禮今日蓬萊殿前掌神兵者若是亦只太一之流未必是馬伏波縱使才如伏波亦不必動兵於遠況非伏波焉得驕哉○蓬萊殿裏將指魚朝恩

久雨期王將軍不至

天雨蕭蕭滯茅屋空山無以慰幽獨銳頭將軍來何遲令我心中苦不足數看黃霧亂玄雲時聽嚴風折喬木泉源

泠泠雜猿狖泥濘漠漠飢鴻鵠歲暮窮陰耿未已人生會面難再得以上久雨不至憶爾腰下鐵絲箭射殺林中雪色鹿前者坐皮因問毛知子歷險人馬勞異獸如飛星宿落應弦不礙蒼山高安得突騎只五千崒然眉骨皆爾曹走平亂世相催促一豁明主正鬱陶以上惜其有才不見用憶昔范增碎玉斗來使吳兵著白袍昏昏閶闔閉氛祲十月荊南雷怒號

四句述時事

結挽久雨

空山茅屋久雨蕭蕭冀得銳頭將軍似武安君者一來慰我將軍來何暮耶惟有黃霧亂雲旋風折木狖猿雜處鴻鵠啼飢似此歲暮窮陰人生幾何會面之難如此猶憶前者將軍抽鐵絲射白脫我因坐皮知子歷險之積就格鬬服于應弦之能以為安得突騎五千眉骨崒然皆如銳頭將軍者走平亂世一豁主憂乃將軍會有

范增老謀，根不見用，徒碎玉斗，所以諸將叛亂，如侯景者，皆擁白袍，竟使閭闔閒氣稜不散，王孟冬雷未收聲也。夫十月怒雷，世亂所感，蕭蕭久雨，能不懷我將軍耶。○時杜鴻漸薦崔旰，崔旰入朝，故有閶闔氣稜句。王將軍在成都，鴻漸不用以平崔旰亂，詩言如此。篇中貴霧亂雲，殺氣蔽天之象，嚴風折木，大將失律之象，猿狖雜處，小人宦竊之象，鴻鵠苦飢，民生失所之象，都借雨傍時事說。

虎牙行　公自注虎牙灘名蕭銑僭江陵自屯兵於此後常為屯戍之處

秋風欻吸吹南國，天地慘慘無顏色。洞庭揚波江漢迴，虎牙銅柱皆傾側。四句出虎牙灘 巫峽陰岑朔漠氣，峯巒窈窕溪谷黑。杜鵑不來猿狖寒，山鬼幽憂霜雪逼。四句寫虎牙灘之景象 楚老長嗟失炎瘴，三尺角弓兩斛力。壁立石城橫塞起，金錯旌竿滿雲直。四句屯戍 漁陽突騎獵青丘，犬戎鎖甲聞丹極。八荒

十年防盜賊三句屯戍之故征戍誅求寡婦哭遠客中宵淚霑臆

三句感時作結

秋風一吹天地之氣慘無色矣而至風撼波濤銅柱傾側甚者巫峽峯巒皆爲黯澹鳥獸山鬼莫不苦寒於時楚老因瘝列憶炎瘴卽角弓之愈勁知秋氣之彌高當此虎牙灘上屯戍未休遙見石城之間旌竿加樹所以然者昔年安史突騎曾獵青丘此後吐蕃鎖甲再圖丹極十年以來盜賊未息此虎牙灘上屯兵難撤耳征戍未休誅求彌急能免寡婦苛政之哭遠客窮途之淚哉

寫懷二首

勞生共乾坤何處異風俗冉冉自趨競行行見羈束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以上泛說鄙夫到巫峽三歲如轉燭全命甘留滯忘情任榮辱朝班及暮

茵日給還脫粟編蓬石城東采藥山谷北用心霜雪間不必條蔓綠非關故安排曾是順幽獨達士如弦直小人似鈎曲曲直我不知貧賤候樵牧

一段寫懷

萬物勞生其處天地風俗有何足異自趨競者起天地之大遂若羈束因有貴者形賤者而賤者悲有富者形貧者而貧者戚究之富貴貧賤及其既盡同一骸骨生而訶死而哭何常之有鄙夫自到巫峽倏忽三載苟全性命留滯他鄉已忘物情榮辱不計以言仕宦老絕朝班以言養生月供脫粟棲身則編蓬郭外多病故採藥山間用心霜雪之餘不過勞其筋骨豈必條蔓之綠以爲他日參苓無安排也順幽獨耳何貴何賤何貧何富何榮何辱之有語云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鈎封公侯願爲達士則何利願爲小人又不可庶幾曲直兩忘如樵如牧我貧賤候之矣

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已出日

四句起興

羣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我亦驅其兒營營爲私實天寒
行旅稀歲暮日月疾 四句自寫 榮名忽中人世亂如蟣虱古者
三皇前滿腹志願畢胡爲有結繩陷此膠與漆禍首燧人
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客 以上諷世 放神八極
外俛仰俱蕭瑟終契如往還得非合仙術 四句寫懷之指

方夜坐對月忽焉驚風亂白日出明月安在當其夜深
羣生皆有一宿及乎日出飛動各有所爲凡以營其私
耳我豈無私其如天寒旅稀日月又迫何夫人多營者
皆爲榮名故因而賤者思貴貴不得則起而攫貧者思
富富不得則起而爭大者竊侯小者竊鉤世亂紛然矣
啻蟣虱古者三皇之世淳淳悶悶鼓腹而遊志願已畢
結繩起而機巧生機巧生而膠漆之固者從此而攜貳
作偏於燧人多事董狐之筆又繼結繩而起推燧人董
狐之意本以防奸記惡耳豈知奸以防而益奸惡以記
而彌惡譬彼燈燭本驅飛蛾乃燈燭既張飛蛾轉客彼

仙人者不但無曲直是非貴賤貧富并死生而盡空之誠放神八極齊一死生有如往還而已何仙術之不合哉

○孫楚詩齊契在今朝諒引投大約在於今朝終契即齊契
契大約也言齊死生始往還即生往來還也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并序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別駕元持宅見臨潁李十二娘舞劍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灕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神文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繡衣況余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既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為劍器行昔者張旭善草書

書帖數常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劒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卽公孫可知矣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劒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爲之久低昻㸌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若江海凝清光以上敘公孫之舞 絳脣珠袖兩寂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頴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予問答旣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以上臨頴美人之舞 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劒器初第一五十年來似反掌風塵澒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女樂餘姿映寒日以上追敘先帝 金粟堆前木已拱瞿唐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

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愁轉疾

六句
自傷

昔有佳人爲公孫大娘者每舞劍器震動四方不但觀
者沮喪郎天地亦爲低昂焉㸌而下如后羿射日落而
昂者低擧而上如羣帝驂龍翔而低者昂忽然來如雷
霆震於上而昂者還其昂忽然收如江海凝於下而低
者還其低一低一昂頓挫獨出如此今絳唇珠袖不復
在矣獨有弟子傳其芬芳耳弟子何人臨頴美人今在
白帝拔者是妙舞此曲神彩飛揚所謂如羿射如龍翔
如肅震如江海者公孫已盡授之美人故妙舞揚揚波
翻莫二如此亂弓何知美人之伎出自公孫例於問答
知其有本感時撫事不覺饒傷並由公孫氏於先帝侍
女中爲八千人之冠當年王貌繼衣錄唇珠袖以妙舞
侍先帝高頭宜春二伎坊內人皆推公孫爲第一自關
元五年至大曆二年爲五十年時移事往樂盡哀來當
將梨園弟子流落四方無一在者偶此臨穎美人李十
二娘尚傳西河妙舞其女樂餘姿猶狀寒月使人想見
先帝高頭宜春之盛所可歎者美人猶是劍器究然龍
馭不還茂陵寂寞耳當此瞿唐石城秋草蕭蕭玳筵急
管曲終賤黜雖欲再至鄜城問直穉戲遊之所寵謁金

粟，弓先帝弓劍之鄉，有足蔭荒山，自傷頹老，轉加愁疾，不可復得也已。

有歎　公自注蜀官軍自圖酋遂

壯心久零落，白首寄人間。天下兵常鬭，江東客未還。窮猿號雨雪，老馬望關山。二句應客未還　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二句應兵常鬭

我壯志消磨，不堪自問，今日衰老，亦聊寄人間耳。何爲至此。此蓋因天下紛紜，兵戈常鬭，故江東流落，人客未還也。窮猿失木，老馬迷途，回首太平，恍如隔世，深思武德開元之盛，蒼生豈能再攀哉。我之有歎，誠此故耳。○夔水經，江水東逕赤甲，又東逕魚復，又東逕巫峽，又東逕夔城，故曰江東客，非弟豐在江左之謂。武德爲高祖年號，開元是明皇年號，不及貞觀永徽諸朝者，武德爲唐治之始，開元爲唐治之終，舉武德開元，列宗皆在其中。想到武德開元，卽因風終幽風亂極思治之微意。

寒雨朝行視園樹

柴門擁樹向千株丹橘黃甘此地無江上今朝雲雨歇籬中秀色畫屏紆桃蹊李徑年雖故梔子紅椒艷復殊鎖石藤梢元自落倚天松骨見來枯（以上圍樹）林香出實垂將盡葉蒂辭枝不重蘇愛日恩光蒙借貸清霜殺氣得憂虞（四句寒朝）衰顏動覓藜牀坐緩步仍須竹杖扶散騎未知雲閣處啼猿僻在楚山隅（四句朝行感懷）

園樹多矣其中時果雖無甘橘然而今朝江上雲雨既歇籬中秀色若畫屏然而況若桃若李蹊徑尚存若椒若梔艷色殊衆若藤鎖石有勁姿若松倚天有傲骨蹊者蹊徑者徑紅者紅艷者艷鎖石者鎖石倚天者倚天循雖一望真畫屏哉乃其間林香出實者垂垂將盡葉蒂辭枝者亦不重蘇豈非成功者退物有難强者所望

愛日恩光衆其一照猶恐清霜殺氣不免頻侵餘中秀色安能長保也我朝來行覩白頡菘頗常須緩步旣不能如散騎入雲閣中乃倚徙園樹與啼鴉共處雖有千株亦復何心也已○此卽果園四十畝去夔府贈南卿兄者

白鳧行

君不見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爲白鳧似老翁故畦遺穗蕩已盡天寒歲暮波濤中鱗介腥羶素不食終日忍飢西復東六句白鳧魯國鶢鶋亦蹭蹬聞道如今猶避風借客結

黃鵠本摩天之羽高於五尺童已度越儕等今化爲白鳧有類老翁爲五尺童所竊笑白鳧非香稻不食今故畦穗盡勢必天寒歲暮泛泛波濤此時波濤中豈無鱗介白鳧鄙而不屑食故仍終日忍飢東西流落也故畦穗盡一至於此卽如鶢鶋偶因避災止魯東門今久而不去豈鶢鶋之得已耶○黃鵠鶢鶋皆公自况公留滯

於變正如鶺鴒躑躅宜乎不食
嗟來爲黃鵠之飢寒失所也

冬至

年年至日長爲客忽忽窮愁泥殺人 二句 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自相親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宸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見三秦 六句分應首二句

年年日至年年爲客未有不窮愁者獨此窮愁泥人不去一似窮愁於我獨栽然在此則江上形容偏我獨老在彼則天涯風俗自爲相親身居變地親疎不入我日至長爲客可傷如此而況在殊方者杖藜踏雪花長安者鳴玉來朝身達闕廷雲泥異路我窮愁泥殺人可傷又如此寸心折盡故國終迷亦何日免於爲客窮愁也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汝迎妻子到荊州消息眞傳解我憂鴻雁影來連峽內鶺

鴒飛急到沙頭嶢關險路今虛遠五句弟到江陵禹鑿寒江正穩流朱紱即當隨彩鷁青春不假報黃牛三句自言出峽

自汝往藍田迎妻子秋來消息杳然今日荊州信到憂方解耳鴻雁之影未來峽內尚未爲眞已迎峽內是消息眞傳也鶺鴒之飛未向沙頭到未到尚未可知已到沙頭是妻子果達荊州矣前此嶢關之險誠畏其遠今回首嶢關已爲虛遠我憂所以解耳前此峽江之流苦其不穩今十月來江正當平穩我亦乘此出峽矣及此穩流我儀朱紱隨彩鷁下江陵汝黃牛峽之來信不必至青春又俟矣喜可知也○朱紱隨彩鷁亦寓急於趨朝意公由雲安至夔兩年來此心日在朝廷一日歸朝日簪笏一日肺病幾時朝日邊於九日曰朱萸賜朝士難得一枝來於夜雨曰同舍晨趨侍胡爲淹此留至弟到江陵勉期出峽從前神往并在此時故不覺喜極曰朱紱即當隨彩鷁蓋公歸溪上未嘗罷官出峽趨朝分所當然朱紱二字從非漫下

馬度秦山雪正深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生春色故

移居見客心四句弟到江陵歡劇提攜如意舞喜多行坐白頭吟巡簷索其梅花笑冷蘂疏枝半不禁四句自述喜意

想汝由藍田下秦山雪正深也苦寒如此弟攜妻子至此者不過爲就我之故雖他鄉而春色生焉但長安是故國弟從故國移居雖爲就我之故亦見客心之不得已也我則喜甚喜形於手提攜如意舞矣喜形於口行坐白頭吟矣此將尚自舞尚自吟索誰共笑巡簷之際忽見梅花如見我弟因而共梅花笑如共弟笑夫梅花本無情之物今若揣知人意冷蘂疏枝不禁舒放我其爲冷蘂疏枝哉

庾信羅含皆有宅春來秋去作誰家二句總短牆若在從殘草喬木如存可假花此聯承首句卜築應同蔣詡徑爲園須似邵平瓜此聯應次句比年病酒開涓滴弟勸兄酬何怨嗟結還喜字

弟移居江陵所居何處昔者庾信避歸江陵居宋玉宅羅含於江陵築茅舍而居兩賢俱有宅也但爲時已久

今不知作誰氏居耳庾信羅含俱有宅句仍客裏移居但免暴露使二宅之短墻尚在無須更易且從殘荊客裏移居但取庇蔭倘二宅之喬木尚存無用斬伐亦可假花夫庾信羅含遺跡固可求也若蔣詡邵平我長安故鄉人亦可師也當年蔣詡挂冠歸里蓬蒿滿門弟今卜築於二宅願同蔣詡之徑當年邵平爲秦故侯種瓜青門弟今爲間於二宅願如邵平之瓜春來秋去作誰家今直作蔣詡邵平家耳前弟住藍田曾與約日此時同一醉應在仲宣樓今正其時我雖病酒且爲弟開勸酬之餘真有樂不可支者尚何怨嗟之有

別李義

按李義係道國之裔李鍊子也鍊在玄宗朝曾遣祭沂山東安公鍊宗室之賢義能繼美公係舒國後裔外孫

別詩情見乎詞

神堯十八子十七王其門道國泊舒國實惟親弟昆中外貴賤殊余亦忝諸昆淵源 六句敘 丈人嗣王業 丈人義父鍊 之子白

王溫之子指義道國繼德業請從丈人論丈人領宗卿肅穆古制敦先朝納諫諍直氣橫乾坤六句義父子建文章壯河間經術存溫克富詩禮骨清慮不喧洗然遇知己談論淮河奔六句李義憶昔初見時小襦繡芳蓀長成忽會面慰我久疾魂三峽春冬交江山雲霧昏正宜且聚集恨此當離尊莫怪執盃遲我衰涕唾煩以上敘別重問子何之西上岷江源願子少干謁蜀都足戎軒悞失將帥意不如親故恩少年早歸來梅花已飛翻努力慎風水豈惟數盤餐猛虎臥在岸蛟螭出無痕王子自愛惜老夫困石根生別古所嗟發聲爲爾吞以上規戒

高祖二十三子除早薨以事誅存十一人太宗有天下封王者十七人道國舒國十七王中之賢者夫本宗爲重外族則輕中表之貴賤雖殊于爲近國裔孫我爲舒國後裔之外孫親親之誼則誼忝稱昔者爾父錬爲丈人行能繼道國先王業今日子亦溫然如玉也然則于能繼道國之業子父丈人負先之丈人在玄宗朝已棠任使職領宗卿爲國典刑無忝司直丈人嗣于業如此所以子有曹植文章河間經術其溫克則富於詩禮其清骨則慮亦不喧今日洗然相遇談論快心也憶昔相逢于方稚術曾幾何時便成丈夫顧我心方慰忽值離筵當此三峽冬春江山晦冥而況所往者又岷江源也今日崖耶雖已入朝楊子琳又復跋扈岷丁爲以馬塲荆棘地非賢者所宜干謁與其往而失將帥意不如來而叙親舊思于少年者若見柳花使圖歸計須此風水莫戀盤餐誠以猛虎蛟螭如崔旰子琳之輩可眞也王丁寧自愛哉老夫困頓石根自分不復有爲惟是生離死別古人所嗟今日發聲哭而又聞亦請子保神完子孫道國賢王之後與子有中表之誼云爾○公祭外祖毋文云紀國則夫人之門舒國則府君之外父錢箋曰府君之外父者爲府君外王父也據此則公爲舒國外

孫之

孫。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

尋封閬州謂司直往謁封閬州也封爲閬州守後公送封王簿郎封閬州之子公亦日王簿前閬州賢子

丹雀銜書來暮棲何鄉樹驊騮事天子辛苦在道路司直非冗官荒山甚無趣借問泛舟人胡爲入雲霧八句惜與司直

子姻婭間既親亦有故萬里長江邊邂逅一相遇長卿消渴再公幹沉綿屢清談慰老夫開卷得佳句時見文章士欣然淡情素伏枕聞別離疇能忍漂寓良會苦短促溪行水奔注能羆咆空林游子慎馳騖以上敘別西謁巴中侯艱險

如跬步主人不世才先帝常特顧拔爲天軍佐崇大王法

度淮海生清風南翁尚思慕公宮造廣廈木石乃無數初

聞伐松栢猶臥天一柱我病書不成成字讀亦誤爲我問

主人勞心練征戍以上尋封閬州

周時赤雀銜書入豐止於昌門昌拜受之此赤雀之遇

也今銜書而來暮棲何樹赤雀失所矣所以然者服驊

騶事天子倭遲周道臣子之職耳但司直係理官原非

冗末三巴本絕塞豈爲壯遊泛舟入此咄咄異哉所幸

者姻婭相逢邂逅叙闊長卿消渴一見而瘳公幹沉綿

一見而起清談入勝懷抱得舒其如伏枕方慰終成漂

鮑何況行路艱難熊熊載道遊于此行我心所爲介介

耳閬州爲巴中封閬州爲巴中侯司直此去西謁直趾

步閬況巴中主人具不世才舊爲先帝所眷顧於行伍

中拔爲天軍佐封能崇大本朝法度不負先帝特顧之

寵往年出鎮淮海清風到今是封本王國楨幹大廈所

需者今徒老其才於夫柱峯頭亦獨何哉近日蜀中多

故所在屯戍閬爲梓益都會封且勞苦我旌麾今日閬

州猶昔年淮海昔佐天軍今練戍卒司直幸將此語造

之封侯也

錦樹行

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霜凋碧樹作錦樹萬壑東逝無停流四句歎時荒戍之城石邑古東郭老人住青丘飛書白帝營斗粟琴瑟几杖柴門幽四句羈旅之感青草萋萋盡枯死天骥跛足隨氂牛自古聖賢多薄命奸雄惡少封公侯四句流落之感故國三年一消息終南渭水寒悠悠二句感東郭老人一段五陵豪貴反顛倒鄉里小兒狐白裘二句感天驥跛牛一段生男墮地要膂力生女富貴傾邦國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用聖賢惡少兩句意結

今日苦短昨日已過不見碧樹化爲錦樹逝水終無停
波乎我何爲久處於此我東郭老翁本洛陽青丘人今
飛書白帝營求斗粟雖有琴瑟几杖徒添柴門幽況凡
夫青草枯死天驥隨牛聖賢薄命往往而是聖賢薄命
惡少封侯矣聖賢薄命困頓殊方惡少封侯得志邦國
矣我居夔以來故園消息三年一通雖終南渭水依然
如舊乃長安惡少非復往日所以五陵豪貴顛倒傾覆
鄉里小兒錦衣狐裘將事如此生兒不必聖賢但當惡
少益有膂力即封侯可立至也若生女富貴雖傾邦國
天下風塵無所用之然則生女得寵固多黃金生男有
膂力亦差
强人意哉

白帝城樓

江度寒山閣城高絕塞樓翠屏宜晚對白谷會深遊 四句白帝城樓
急急能鳴雁輕輕不下鷗 二句感物 夷陵春色起漸擬放扁
舟 二句出峽

江之來也遠度關道域之塽也高出危樓故翠屏非晚對不宜白谷必深遊始曾也於此有雁莊子一雁能鳴一雁不能鳴請殺主人殺不能鳴者處今之世不能鳴者或未必殺能鳴者或不能保故能鳴者反急急然也於此有鷗游海上之人亦從鷗鳥遊其父命子取玩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夫下則爲人所取不下斯可無患輕輕者惟不下飄然自得也雖然雁之急急當春思歸鷗之輕輕所在逵槃夷陵春色一動何常扁舟我亦發矣

寄從孫崇簡

嵯峨白帝城東西南有龍湫北虎溪 二句所隱之處 我孫騎曹不記馬業學尸鄉多養雞 二句言其能隱 龐公隱時盡室去武陵春樹他人迷與汝林居未相失近身藥裹酒常攜 四句期與偕隱 牧豎樵童亦無賴莫令斬斷青雲梯 二句期與終隱

夔州白帝山踞其東西其南北則有龍湫虎溪我孫居此更有何事似爲騎曹而不問馬其王于獸耶亦學尸鄉而多養雞其祝雞翁耶昔有龐公盡室而隱子是其人否更有武陵問者迷津夔是其地否所幸與我林居望衡相接採藥飲酒時復相依庶幾可偕隱耳但古人肥遯相期永矢若使青雲有梯忽而斬斷則隱德不終彼牧童樵叟豈爲無賴愼之哉勿令山林深窈地使若輩蹤跡操斤斧而入也○莫令斬斷句即示從孫濟润米刈烝意

奉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

二翁前權夔州今復還江陵

火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嘹唳吟笳發蕭條別浦清四句紀軍寒空巫峽曙落日渭陽情留滯嗟衰疾何由見息兵還江陵四句送別之情

統軍則有火旗火旗行全軍行矣今日火旗已上錦纜而還二翁白馬隨出江城而去白馬出則吟笳俱發錦纜解則別浦自清我送卿翁至此向曉而出寒空起巫峽之曙抵暮而歸落日動渭陽之情老病干戈復尋留滯我送舅氏爲此神傷也

白帝樓

漠漠虛無裏連連睥睨侵樓光去日遠峽影入江深 四句 白帝樓

臘破思端綺春歸待一金去年梅柳發還欲攪邊心 四句

出峽之情

一望漠漠在虛無裏者何處其間睥睨亦連連而相積非白帝樓睥睨樓長懸絕塞則去日白遠峽臨大江則倒影宜深臘破則春歸矣將欲製春衣以出峽思端綺而恐不能誰爲假資斧以爲出峽需待一金而恐不得去冬身將西閣已傷留滯豈梅柳二物還欲攪我邊心使留滯耶必不然矣

夜歸

夜來歸來衝虎過山黑家中已眠臥二句夜歸傍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嗔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四句夜歸之景白頭老罷舞更歌杖藜不睡誰能那二句夜歸之情

當夜歸時衝虎而過傍不見北斗仰不見明星前不見燭光後不聞猿啼山黑更深家人鼾睡此際誰能自遣者至於歸家不復衝虎傍見大江北斗低垂仰見當空明星獨大北斗低明星大把燭何為者北斗低明星大山猿驚覺矣此際何以自遣也因而舞因而歌因而舞且歌杖藜於明星北斗燭炬猿聲前此際終何以自遣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北斗七長安在其下明星郎洛明星君象也此星當空衆星退舍故獨見其大公見北斗明星神往其處不覺且舞且歌不能成寐嗔燭炬惡其亂明

曉望白帝城鹽山

徐步移斑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 四句曉望

日出清江望暄和散旅愁春城見松雪始擬進歸舟 四句

覽山望之 山情

徐步必資斑杖資斑杖而仰白頭者看山故耳山有翠嶤深處疑開山無紅樓遠勢若結此時曉山一帶亦沿江望耳喜日出而一望能清此時望山客情亦爲旅愁耳幸暄和而旅愁得散夫暄和則已春春城而見松雪正臘破春初之候我之歸舟此時準發也

送韋贊善別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祇應盡客淚 承送君發 復作掩荊扉 承猶不歸 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 應送君發 往還二十載歲晚寸心違 應猶不歸

君今先發，我扶病送君，發還憐我未歸也。所以客中之淚，不覺盡揮，柴荆之扉，依然復掩，子去矣，江燕故人，宜其益少，音書從此誰復相過，廿載追隨，一朝言别，豈淺心哉。

夜聞觱篥

夜聞觱篥滄江上，衰年側耳情所嚮。鄰舟一聽多感傷，塞曲三更欻悲壯。四句夜聞觱篥積雪飛霜此夜寒，應夜闌句孤燈急管復風湍。應滄江句君知天地干戈滿，不見江湖行路難。應鄰舟二句

旅館為觱篥，其聲悲，又當夜深，起自江上，衰年側耳，自動去國懷鄉之感。彼吹觱篥者，我舟正鄰之，鄰舟一聽，已足感傷，况時當三更，聲復悲壯。此時舟以外，霜雪凄其，舟以內，孤燈明滅，笳管風湍，哀鳴互咽。彼吹者但知天地內干戈載道，猶不念江湖之客行路甚難，何為故作此聲，令感傷耶。

前苦寒行二首

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蝟楚江巫峽氷入懷虎豹哀號又堪記四句苦寒秦城老翁荆揚客慣習炎蒸歲絺綌玄冥祝融氣或交手持白羽未敢釋四句苦熱見苦寒是變

二章記異　氷雪亦常耳漢時凍及牛馬以爲異而記之今號及虎豹甚於牛馬凍矣豈不異絶又堪記乎夫玄冥司冬祝融司夏本有定候故夏需葛冬需裘獨夔不然我雖秦城老翁今作荆揚旅客其於炎蒸亦已習慣絺綌之服冬日常施今雖苦寒玄冥無據恐祝融之氣夜然而交是氷雪入懷羽扇仍未敢釋耳○時令顛倒諷朝廷之失政

去年白帝雪在山今年白帝雪在地凍埋蛟龍南浦縮寒刮肌膚北風利四句苦寒楚人四時皆麻衣楚天萬里無晶輝三足之烏足恐斷羲和迭送將安歸四句志變

南雪從不到地，今年不然，宜乎蛟龍凍，肌膚刮耳。夫楚地氣暖，四時麻衣，今楚天萬里，日色不照，又何為哉？彼羲和以馭日者，是必日中有烏三足凍斷，但不知羲和馭之竟安歸耶？○太陽比君，羲和比相，羲和馭日使月無光，邪有所歸。

晚晴

高唐暮冬雪壯哉，舊瘴無復似塵埃。崖沉谷沒白皚皚，江石缺裂青楓摧。（雪　四句）南天三旬苦霧開，赤日照耀從西來。六龍寒急光徘徊。（三句　晚晴）照我衰顏忽落地，口雖吟咏心中哀。未怪及時少年子，揚眉結義黃金臺。洎乎我生何飄零，支離委絕同死灰。（六句　自歎）

高唐但宜雲雨，今雪何壯哉？雪一洗，使舊瘴無塵埃，雪壯矣。雪一積，使崖若沉，谷若沒，雪壯矣。雪一壓，使江石

裂青楓摧，雪壯矣。乃雪壯矣，霧又散之。苟非太陽，焉能開路，破而赤月來，寒光散，衰顏一照，佚意可知。乃[illegible][illegible]吟咏，心自感傷者，誠念天有晚晴，人無再壯。至於階前難欲復揚眉吐氣於黃金臺上，亦何可得，亦甘讓少年自安委頓，心同韓安國之死灰而已。

復陰

方冬合沓玄陰塞，昨日晚晴今日黑。（黑爲風候，二句切復陰）萬里飛蓬映天過，孤城樹羽揚風直。江濤簸岸黃沙走，雲雪埋天蒼兕吼。（六句寫風）君不見夔子之國杜陵翁，牙齒半落左耳聾。（二句自歎）

天地閉塞，象爲合沓，一望惟玄陰耳。玄陰塞則天地黑，黑爲大風之候，因而蓬飛羽揚，江簸沙走，直至雲雪埋，蒼兕吼，夔子國之風烈矣。齒落耳聾，如杜陵翁者，何以遣此。○復陰者，亂治而復亂之象。齒落耳聾，公有付

時事於不論不議，置理亂於不聞意。

後苦寒行

南紀巫廬瘴不絕，太古以來無尺雪。蠻夷長老怨苦寒，崑崙天關凍欲折。玄猿口噤不能嘯，白鵠翅垂眼流血。六句苦寒安得春泥補地裂。一句望治

巫廬二山，皆屬南紀，向無嚴寒，今蠻夷長老莫不苦寒。崑恐崑崙裂矣，天關折而玄猿吟若噤，鵠翅低垂苦寒至。此庶幾東風解凍，得春泥以補地裂，而嚴寒可免。夫冬雪爲陰氣所積，春泥得陽氣始融，陰極陽回，否極泰轉，亂極治生，一也。

晚來江門失大木，猛風中夜飛白屋。天兵斬斷青海戎，殺氣南行動坤軸。不爾苦寒何太酷。五句苦寒巴東之峽生凌澌

彼蒼迴斡那得知 二句自解

按大飛龍風威猛矣此時青海諸戎應得天兵而斬斷故殺氣南行王動坤軸不然何嚴兵之酷烈風之甚人見巳東暖峽亦生陵澌幾疑造物不仁豈知天意迴斡欲軟青海諸戎行此猛烈此中真宰焉得知也○一懸長老曰安得春泥補地裂意在逐黎元一斬諸戎月彼蒼迴斡那得知意在滅吐蕃

自夔出峽至江陵詩 大曆三年

元日示宗武

汝啼我手戰我笑汝身長 從宗武說起 處處逢正月迢迢滯遠方飄零還柏酒衰病只藜牀 四句元日 訓諭青衿子名惠白首郎賦詩猶落筆獻壽更稱觴 四句示宗武 不見江東弟高歌淚數行 公自注弟豐在江左無消息

手戰老病可知。汝憐我。不禁啼也。身長成人有望。我喜汝爲失笑也。今日又元日矣。客中元日。到處相逢無奈遠方。終成流落。雖陳栢酒。祗戀蓼莪。汝之啼我。不誠然哉。顧汝身已長。我方欲訓汝。置身青衿。自傷老而無成。雖白首爲郎。甚慙一官落拓耳。乃賦詩遣懷。我雖手戰猶能落筆。獻壽賀節。汝既身長。且復稱觴。但今日者。我賦詩。汝稱觴。誠有父子之樂。不識弟在江左。當此元日。竟何如耶。

又示宗武

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床。試吟青玉案。莫帶紫羅囊。以上示宗武以詩學假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以上二句元日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以上示宗武以經術

我欲訓諭子者。以汝覓句。業能知律。以汝攤書。亦能知解。夫我家詩學。不過熟精文選。文選中。如張平子四愁

詩何以報之青玉案等句試一吟焉諸詩可廢王若謝家子弟好帶紫羅囊所當戒者今日汝雖為我稱觴在汝無容縱飲亦於假節日聊復從俗誠念汝年僅一年與我共長只轉盼間事而况少年讀書貴通經術大儒學問何以文為古人十五志學汝須立志以躋於三千弟子之行彼三千人中升堂者惟曾參游夏誠通經術安在十五男兒不可與於曾參游夏哉○按公於宗武最為鍾愛一則曰聰慧與誰論一則曰驥子最憐渠一則曰已伴老夫名此章則勗之以新知律解滿床勉之以青玉案戒之以紫羅囊飲酒則限之假日長成則期其共我且望之以飽經術以曾參游夏責成之其後收拾乞句卒先志者仍得之宗武子嗣業云

遠懷舍弟穎觀等

陽翟空知處荊南近得書積年仍遠別多難不安居四句穎觀等江漢春風起冰霜昨夜除二句元日雲天猶錯莫花萼尚蕭疎對酒多疑夢吟詩正憶渠四句遠懷舊時元日會鄉黨羨吾

歷結還元日額在陽翟空知其處我嘗云長葛書難得是也觀取妻子到江陵雖得書而尚未晤是荊南猶陽翟耳額羈陽翟遠別猶然觀到江陵卽次未定幸春風起氷霜除正雲天聚首花萼相對之日其如猶錯莫尚蕭疎何所以背無酒也弟不在雖對酒而都疑夢非愛吟也弟不在聊吟詩而志億渠想當年身在里門時值元日一堂之上兄弟傳杯杜陵鄉人誰不美吾廬之盛今日一陽翟一荊南一江漢哉

太歲日

楚岸行將老巫山坐復春病多猶是客謀拙竟何人四句客愁之感

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榮光懸日月賜予出金銀四句太歲日

愁寂鴛行斷參差虎穴鄰西江元下蜀北斗故臨秦

散地逾高枕生涯脫要津天邊梅柳樹相見幾回新八句自傷

我頭年客夔此行將老忽焉又春欲圖出峽祗緣多痾而況謀拙多不如人當此春王正月值戊申太歲之日遙想天開黃道人拜紫宸復旦呈祥羣僚霑賚夫豈多病拙謀如予者所得與此追維一出君門贊行永斷三年巫峽虎穴為鄰淼淼西江如依蜀客迢迢北斗獨照秦墟所幸身居散地得脫要津自笑生涯惟有伏枕年來楚岸梅花巫山柳色幾回相見尚其速圖出峽作歸秦計也

喜聞盜賊蕃寇總退口號五首

蕭關隴水入官軍青海黃河捲塞雲二句寇退北極轉愁龍虎氣西戎休縱犬戎羣二句退後

吐蕃寇靈州蕭關在靈州傍路嗣恭破賊於此蕭關隴水間官軍盡入矣斬首二千吐蕃遁去青海黃河諸處塞雲盡捲矣夫吐蕃雖去官軍未敢解嚴所以長安北極龍虎兵士之氣若轉愁者凡以西戎犬羊必盡驅乃止尚可得而縱哉

贊普多教使入秦數通和好止煙塵二句言通好之得朝廷忽用

哥舒將殺伐虛悲公主親二句言邊釁之失

吐蕃每年來數爲邊患非吐蕃故先是開元年間吐蕃贊普屢欲請和朝廷許之邊釁遂弭後用哥舒翰節度隴西攻拔石堡收九曲地從此吐蕃生心公主之和親爲虛矣夫公主下嫁本欲罷兵哥舒翰邀邊功以開釁此往事之可歎者

幸今已退耳

崆峒西極過崑崙駝馬由來入國門二句承上和好逆氣數年吹

路斷番人閒道漸星奔此句總退

崆峒山在西其西極爲崑崙往年和好未絕諸番駝馬入貢國門者未嘗絕也數年來封豕薦食道路爲斷今日羅州一捷番人漸奔豈獨吐蕃從此西域大小諸蕃莫不來享來王重有駝馬國門之盛矣

勃律天西采玉河堅昆碧盌最來多二句番人入貢之物舊隨漢使

千堆寶少答胡王萬匹羅 此言朝廷待蕃之禮

勃律堅昆皆西域別種勃律出寶玉堅昆出碧盌向隨漢使納貢朝廷但報之者雖不必如蕃服來朝修厚往薄來之禮亦須少答其減彼以千堆寶我以萬匹羅於朝廷原無大損於遣人則已榮施恭許其內屬優以郎序豈非柔伙之意與

今春喜氣滿乾坤南北東西拱至尊 紀地

大曆三年調玉燭玄元皇帝聖雲孫 紀持

諸蕃奔享王修天下可幸無事矣自東而夷自西而戎自南而蠻自北而狄靡不帖然內附稽首至尊試之於史大曆以前無此盛也大曆三年調玉燭後之邈大曆者無異邈貞元玄肅以來無此盛也玄元皇帝聖雲孫後之仰雲孫者無異仰太宗此眞時事可喜者

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峽

自汝到荆府書來數喚吾頌椒添諷詠禁火卜歡娛四句稍得觀書

舟楫因人動形骸用杖扶天旋夔子國春近岳陽湖發日排南喜傷神散北吁六句正月中飛鳴還接翅行序密銜蘆二句迎就當陽居止俗薄江山好時危草木蘇馮唐雖晚達終覬在皇都結到趨朝

自汝迎家到荆來書二次矣未得續書雖頌椒轉添諷詠既得續書計禁火可卜歡娛我扁舟久繫從此當因人而轉移我肌骨久衰從此當扶杖而登涉況斗柄旋東夔峽之天行已轉陽春布暖岳湖之物色都新不亦發舟之日設排南喜出峽之時已散北吁乎我正月中句定出三峽況當陽居止弟復來迎此日飛鳴接翅而喜此聯行序銜蘆而携我同首江山俗雖薄而未嘗厭人屈指草木時雖危而原自生長今日當陽將就緊想長安此行安頓私人餔作趨朝之計豈曰馮唐晚達絕意皇都也

人日二首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以下都承陰字）氷雪鶯難至春寒花較遲雲隨白水落風振紫山悲蓬鬢稀疏久無勞比素絲

東方占。一日爲雞。至七日爲人。自元日以到人日。民物皆在其中。是日晴。其物生育。陰則災。無日不陰。則無物不災矣。陰則氷雪多。而鶯難至。鶯不來。凡屬禽鳥可知。陰則春色寒。而花較遲。花不開。凡爲穀實可知。陰則水勢壯。雲光隨之俱落。陰則山氣沉。風聲振之亦悲。山水無不蕭條矣。我一身垂老。鬢髮稀疏。已愧素絲。何堪相比。七日爲人。人已如此。○天寶以來。至大曆年間。朝廷皆小人用事。陰長陽消。天道以陰爲常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尊前栢葉休隨酒勝裏金花巧耐寒（四句諷人）佩劍衝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須彈（二句自謂）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二句出峽）

此日爲人日微論貴賤各有此日但知此日爲可喜不知此日之陰爲大可憂乃此談彼笑若以災異爲可誰浪者然尊前柏葉爲人日設如此恒陰非縱飲時且休隨夫酒勝裏金花爲人日剪如此恒陰非爭妍日且巧耐夫寒彼俗自談笑我豈隨俗者我有佩劒光可衝星暫拔以壯我志我有匣琴音如流水且彈以寫我憂夫我之劒惟張華識耳俗未必識也拔亦聊拔我之琴惟鍾期知耳俗未必知也彈只自彈乘此早春我將杖劒攜琴逝矣夫行路之難不在山水在人情之反覆若使直道而行到處坦坦又何憂乎行路難哉○直道句公正爲談笑者下砭談笑者安危利菑其不憂者大可憂直道而行者趨吉避凶其多憂者所以無憂江湖興卽

出峽下江陵。

江梅

梅蘂臘前破梅花年後多絕知春意早最奈客愁何雪樹元同色江風亦自波 六句江梅 故園不可見巫岫鬱嵯峨 二句客情

蘂破臘前花開年後一花而占兩歲矣其加春意
動臘前客愁則轉添年後何而况臘前白雪彷彿如花
年後東風誰復能禁江上梅花伊可愁也故園梅
花亦可懷也故園不見丕岫嵯峨柰此江梅哉

庭草

楚草經寒碧庭春入眼濃舊低收葉舉新掩捲芽重 四句 庭草
步履宜輕過開筵得屢供看花隨節序不敢强為容 四句 庭草
感之

楚地暖故草色經寒而還碧至於春入眼彌濃矣經寒
則舊低低則葉收今收而又舉入春則新掩掩則芽捲
今捲而且重夫今日之草乃異日之花步履宜輕者恐
損其芽也開筵得供者將有其花也大抵人情當其花
則愛之玩之方其草則忽之置之豈知在人看花自有
節序今日尚非其時在草開花亦有時候今日亦何敢
强為容以媚人哉○結
句就草上說最見有品

將別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畝

苔竹素所愛萍蓬無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廬四句追言雜蘂紅相對他時錦不如二句果園具舟將出峽巡圃念攜鋤正月喧鶯末茲辰放鷁初雪籬梅可折風榭柳微舒托贈卿家有因歌野興疎以上將別巫峽贈南卿果園殘生逗江漢何處狎漁樵二句自傷

我隨地我竹瀼西之竹亦所愛者其如浮生若萍無定踪何數年遠遊無一成就碌碌兒輩隨地長成主於林廬之別不知幾處就此四十畝中目前雜卉似無足觀他日穠花雜錦不若今日具舟臨別又復巡圃念昔攜鋤不忍竟置耳正月喧鶯尚嫌其早茲辰放鷁已覺其遲遣題圃中在雪籬者梅已堪折在風榭者柳亦將舒今贈卿家自為卿有也從此殘生飄飄江漢彼江漢甚大殘生甚微以殘生逗江漢間不過漁樵作伴茫茫天

抛撓觸焉知哉。

送大理封主簿五郎親事不合却赴通州主簿前閬州賢子余與主簿平章鄭氏女子垂欲納采鄭氏伯父京書至女子已許他族親事遂停

禁臠去東床趨庭赴北堂風波空遠涉琴瑟幾虛張四句送大理十六字已盡渥水出騏驥崑山生鳳皇兩家誠款款中道許蒼蒼頗謂泰晉匹從來王謝郎青春動才調白首缺輝光玉潤終孤立珠明得暗藏以上申明親事不合之故餘寒折花卉恨別滿江鄉二句結還送別

謝混尚晉武帝女。呼爲禁臠。今禁臠而去東床。親事不合矣。趨庭而赴北堂。却赴通州也。赴北堂。則風波遠涉。

此涉爲空涉去東床則琴瑟幾張欲張而竟虛張但王
謝係閥閱州子是渥洼騏驥所平章鄭氏女子又崑山鳳
凰前者兩家乖欲納采不圖中道又許他族非意鄭氏
秦晉之匹必如封家王謝之郎乃封家五郎誠然青春
年貌而有才調誰知鄭氏女子竟使白首偕老而失輝
光於是玉潤女婿孤立無耦珠明女子幾於闇投當此
春寒花卉方坼沂江
而歸流恨何如耶

杜詩闕卷二十九終

杜詩闡第三十卷目

杜詩闡卷三十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鑒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江陵詩　大曆三年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韵

老向巴人裏今辭楚塞隅入舟翻不樂解纜獨長吁四句提綱窄轉深啼狖虛隨亂浴鳧石苔凌几杖空翠撲肌膚疊壁排霜劍奔泉濺水珠杳冥藤上下濃淡樹榮枯神女峯娟

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以上爲峽景攏闔盤
渦沸敧斜激浪輸風雷纏地脈冰雪飛天衢鹿角真趨險
狼頭似跋胡公自注鹿角狼頭二灘名惡灘寧變色高臥負微軀書史
全傾撓囊裝半壓濡生涯寧息几死地脫斯須不有平川
決焉知衆壑趨以上敘峽險乾坤霾漲海雨露洗春蕪鷗鳥牽
絲颺驪龍濯錦紆落霞沉綠綺殘月壞金樞泥笋苞初荻
沙茸出小蒲雁兒爭水馬燕子逐檣烏絕島容煙霧環洲
納曉晡以上爲江景前聞辨陶牧轉盼拂宜都縣郭南畿好津
亭北望孤勞心依憩息朗詠劃昭蘇六句將到江陵意遣樂還笑
衰迷賢與愚飄蕭將素髮汨沒聽洪爐丘壑曾忘反文章

敢自誣此生遭聖代誰分哭窮途臥疾淹為客蒙恩早厠

儒廷爭酬造化樸直乞江湖灩澦險相迫滄浪深可逾浮

名尋已已嬾計却區區以上漂泊之感喜近天皇寺先披古畫圖

公自注此寺有王右軍張僧繇畫孔子十哲像應經帝子渚同泣舜蒼梧朝士兼

戎服君王按湛盧旄頭初俶擾鶉首麗泥塗甲卒身雖貴

書生道固殊出塵皆野鶴歷塊匪轅駒伊呂終難降韓彭

不易呼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摶扶回首黎元病爭權將帥

誅此段感時事　山林托疲苶未必免崎嶇結還自已漂泊

我移居白帝城自大曆元年春至今春仍辭白帝城而去焉我當放船忽然不樂者亦為漂泊之故耳放船時

峽窄矣船從窄處而轉還聞啼狖之聲峽虛矣船隨虛

處而放但見浴鳧之影於時峽際石若直浮几杖峽間

空翠近撲爪虎峽壁層層若排釖戟峽泉滾滾若濺珠殘而且奇焉異焉舞於峽者藤分上下濃焉淡焉綴於峽者樹雜茶栢峽有神女祭雲雨之夢已失峽有昭君宅琵琶之曲空留哭景如此從此出峽猶之擺而復門也盤渦爲漩艣之欲而更斜也激浪爲輪盤渦漩而聲若風雷激浪輪而勢如水尋鹿所與浪頭爭險不變色而高臥有妨書史斑襲裝半濡當梟兀而死拋幸脫峽險如此岳數衆擊歸遵都由平川奔決耳少焉去險即平而見江間之景天地如浮舫也雨露能生物也鳴鳥迎風飛絲俱颯驪龍出水溜錦互紆朓霞落而幾杖俱沉缺月破而金樞欲壞苞於泥中者初秋之笋出於沙際者小港之苴水中之馬與雁爭馳檣上之鳥隨燕而雖遠聽絕島烟霧能吞近颭環洲朓賦亦納我久居要府何爲至此益將前赴江陵也留牧在望豈都早臨荊爲南幾縣郭何妨變忽北朓津亭已孤所以勞心遠行若謀怨息之地也不覺剛脉拊膺者有昭蘇之幸也雖得意遣情倜供矣樂乃衰年迷路何論賢愚自顧飄離但餘素髮儻然泪沒亦聽洪鑪丘壑百年常有終焉之志丈亭到老鼓無自命之思推是生聖代不能有爲歷窮途不免於哭然臥病以求蹤淹留客路乃縈恩卑戚

亦曾厠儒官爲房琯而廷爭得張鎬而寛釋願此江湖餘生無非造化遺體所以今日還歷之險攬其徊迴此後滄浪之深何妨竟逾浮名何在嬾計可指此我一生漂泊大致也於是上白都入古寺少焉經帝子望蔣悟披哲像歎儒術之久淹流蒼搢想先帝之遺烈當年蕭宗鈞臺亭士豚鹿親我搢龍頭似撥之制塵清鶴首泥塗之腥臊乃名器輕而甲第皆依金紫詩書賤而辛相竿用儒生如張鎬房琯皆出麾節歷塊馴也而致拆棄伊呂如李泌衡山之鶴不返韓彭如子儀謝恩之語遂行雖五雲之下賢人聚焉徒高太甲而已六月之息大鵰徙焉有扶搖去而已誰肯爲朝廷用命者所由聚元之病至今未瘳將帥之爭雖誅何益我山林疲苶不知所歸世路崎嶇亦未有艾然岀之險雖過身世之危正多然則漂泊之感何時已耶○爭權將師斷指來瑱裴茂裴茂誅奪瑱位肯曰爭權茂先賜○太甲出說林趣死瑱隨死此襄陽已事因江陵及之○峻吳太甲傷

巫山縣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別兼諸公攜酒樂相送率題小詩於屋壁

臥病巴東久今年強作歸二句至巫山縣故人猶謫宦茲日倍多違接宴身兼杖聽歌淚滿衣諸公不相棄擁別有光輝六句

宴別

我臥病巴東爲時巴久自分投老三峽今不得已作歸計況故人謫宦此別倍難接宴之餘身扶兼杖歸眞强也聽歌之際淚下滿衣意眞遠矣諸公不棄咸携酒樂擁別之將老人眞借光擁於歸揖有榮施矣奈故人何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得筵字

北斗三更席西江萬里船杖藜登水榭揮翰宿春天白髮須多酒明星惜此筵六句津亭留宴春夜始知雲雨峽忽盡下牢邊二句點還峽州

北斗三更酒筵初秩乃西江萬里之船適至客船來夜行也於時津亭之上杖藜而登春夜之天揮翰而宿但

我年已老或者不勝杯酌豈知我雖白髮正須多酒促是盛筵不再後會難期仰見北斗迢迢殊為明星借此盛筵耳當船自西江來時夜泊夷陵尚以為峽路未盡王酒闌天曉倚亭一望始知船到夷陵從前雲雨之厄至此已盡而萬里船已在下牢邊也

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

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四句叙唐杜淵源）在今最磊落巧偽莫敢親介立實吾弟濟時肯殺身物白諱受玷行高無汙真（六句美其氣節）得罪永泰末放之在溪壑鬱廓有鍛翮先儒曾抱麟雷霆霹長松骨大却生筋一失不足傷念子孰自珍（以上叙其被謫）泊舟楚宮岸戀闕浩酸辛除名配清江厥土巫峽鄰登陸將首途筆札枉所申（以上叙唐

辭去施州歸朝賜病肺叙桐思重陳春風洪濤壯谷轉頗彌旬
我能泛中流搪突鼉獺瞋長年已省柁慰此貞良臣以上寄詩
送洲、
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周為唐杜氏是我與君皆陶唐
後人也已杜聖賢冠於史籍後來支派衍其律源今日
耕稼落者惟使君一人使君積巧備能介立故其濟時
難也肯殺身以濟之夫巧備者見容於人介立者不容
於世因而傷之者杜甫我傷之白者執不受玷行之高
者豈主汙真故仍避放逐於江瀆不肯依違苟容於
朝亡識以鸑鳳不免鎩翮宜尼猶至並轍夫以材長松
固其所也骨大生筋又何害也與其畏失孰若自珍子
今所泊是宮心依魏闕名除吏籍身寂荊江彼荊江在
施州與巫峽鄰近江至辰州而止此去必然登陟從此
筆札猶望在中耳我歸朝病臥叙舊情殷當此春風汀
上濤洪谷轉泛中流犯鼉獺長年三老理柁而待念爾
貞良中心耿切乾寄此詩以慰別路云○磊落二字公
於星曰磊落星月高於馬曰騰驤磊落三萬匹於鶴曰

磊落如長人於人曰君看磊落士又曰磊落映時賢於書曰磊落字百行於事曰磊落貞觀事此於使君則曰於君最磊落註家於發泰州詩磊落星月高句必引古詩以實之亦迂矣

南征

春岸桃花水雲帆楓樹林 二句南征之路偷生長避地適遠更霑襟 二句南征之故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 四句南征之情

春岸溶溶桃花水壯雲帆渺渺楓樹林深我泛泛於此夫豈得已自憐生不逢辰長謀避地所適更遠但有霑襟夫避地則老病南征此身愈南霑襟則君恩北望此心愈北不知者謂我南征耳豈知我北望之心即知我者謂我北望耳豈知我北望之故百年心事從託哀歌誰為知音者察我歌中之意哉

歸雁

聞道今春雁南歸自廣州二句 許辭見花辭漲海避雪到羅浮二句承上是物關兵氣何時免客愁二句感時年年霜露隔不過五湖秋結還正意

廣州極南雁所不到今春之鴈獨從廣州北歸從未聞若自廣州歸則知今春見花必辭漲海去冬避雪必到羅浮也今日西北為戎馬之鄉東南少兵革之氣雁避兵歸矣客愁則何時免耶要之自廣州歸原屬興事年年霜露時及衡陽而路隔何嘗過漲海到羅浮而過五湖今日歸雁故足紀耳○按大曆二年嶺南節度徐浩奏陽雁來乞編入史從之先是五嶺之外翔雁不到浩以陽為君德雁隨陽者臣隨君之義故奏史又稱浩貪而佞嘗傾南方珍玩以賂元載歸雁一章見浩奏為誣

地隅

江漢山重阻風雲地一隅二句 地隅年年非故物處處是窮途

喪亂秦公子悲涼楚大夫平生心已折行路日荒蕪 六句地闊之感

出峽江行山遲亟望天闊雖別仍在地闊況眼中所見都非故物此身所歷盡是窮途昔王粲爲秦川公子避亂荊州我遭時喪亂即今日之秦公子屈原爲楚大夫被放湘水我悲涼流落即今日之楚大夫平生壯心消磨殆盡行路至此日覺荒蕪飛鴉竟何處也

歸夢

道路時還塞江山日寂寥偷生惟一老伐叛已三朝 四句歸夢之由

雨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遙夢歸歸未得不用楚辭招 四句不得歸

寇亂未平道途茅塞以至行人稀而江山寂寞歸路真茫茫矣自歎避地人間長作偷生遺老坐使遭時多故

屢經伐叛王師夫伐叛須三朝聖主而偷生有一老傻游與言及此急作歸計耳乃江上青楓南征再急雍州黑水北望雲深豈無歸夢夢亦徒然既不得歸雖有楚辭招魂何益哉

泊松滋江亭

紗帽隨鷗鳥扁舟繫此亭 二句泊舟 江湖深更白松竹遠逾青 二句亭景 一柱全應近高唐莫再經今宵南極外甘作老人星 二句何泊 四句泊亭之情

紗帽欹側隨鷗上下我復何心簪笏今日正京扁舟聊繫此亭耳凡水深者必黑江湖之水深而愈白凡樹遠則難青松竹之色遠而更青亭景佳矣一柱觀在江陵去松滋漸近高唐觀在巫峽距松滋已遙夔州為南極今宵在夔州外是今宵在南極外我本老人星今宵之老人星已為南極外之老人星從此扁舟長與鷗伴趨朝非我事矣公對嚴武自命為少微星茲望南極自命為老人星

行次古城店泛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府諸公

老年常道路遲日復山川白屋花開裏孤城麥秀邊四句行次古城店

濟江元自闊下水不勞牽風蝶勤依槳春鷗嬾避船四句泛江

王門高德業幕府盛才賢行色兼多病蒼茫泛愛前

公自汪陽城郡王衛伯玉爲江陵節度使○四句奉呈之意

老年行役復到古城但見屋廬花開居然村店城驪麥上疑是晨刻今日泛江不似峽內有兩岸之狹從此下水不比峽船須百丈之牽而兇傍槳依依喜多情之風蝶隨船泛泛有似我之春鷗而王門在望矣先是今上幸陝以郡王有幹略拜荊南節度尋封郡王王門德業既高幕下賢才必盛我孤舟老病前路蒼茫不無望於東道賢主竊恐蒼茫而來泛愛靡托未識幕府諸公能爲我故人地否

乘雨入行軍六弟宅

暇。乃凌雲罷春城帶雨長水花分塹弱巢燕得泥忙四句乘雨

令弟雄軍佐凡材汚省郎漂萍忍流滯衰颯近中堂四句人宅

當此曉角聲假春城雨濕水花有離披之態乘雨而銜泥者惟有燕耳因念行軍六弟遂乘雨而入宅弟今強仕原爲軍佐之雄我已過疎狂猶省郎之職自傷萍梗值此衰齡忍滯升堂亦復何心也。

上巳日徐司錄林園宴集

鬢毛垂領白花蕊亞枝紅欹倒衰年廢招尋令節同遊衣

臨積水吹面受和風六句上巳宴集有喜留攀桂挽招尋何無心問轉

蓬挽衰年句

鬢自白也花自紅也自分衰年久廢俯仰今節同招也而況上巳有修禊之舉薄衣從恐臨水何妨吹面不寒當風能受劉安招隱士云攀援桂樹分聊淹留我非隱士司錄則似淹留我者雖老人行蹤有若轉蓬既與往

宴何不暫為司鉤衛語也○薄衣非厚薄之薄乃依湖之薄言水薄衣上也迎水帆使風詩亦曰水風薄行衣

宴胡侍御書堂 公自注李尚書之芳鄭秘監審同集得歸字韵

江湖春欲暮墻宇日猶微闇闇書籤滿輕輕花絮飛 四句書堂

翰林名有素墨客興無違今夜文星動吾儕醉不歸 四句宴集

江湖之春已當遲暮墻宇之日尚有微光即微故書籤翔也春暮故花絮亂飛顧此書堂之宴非翰林墨客不與諸公或為翰林其名有素或為墨客其興不違翰林墨客皆文星也今夜文星相聚而動我儕不醉無歸可且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絕句

湖上林風相與清殘尊下馬復同傾 二句題面 久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 二句寫情與

書堂飲罷湖風發人喜此殘尊邀君下馬蓋因我之雙鬢久拚如鶴不醉何為直至鄰雞唱曉漏下五更猶飲

不惜也.

江南逢李龜年

天寶中李龜年承上寵遇於東都大起第宅亂後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景爲人歌數闋題曰江南逢李龜年六字腸斷.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公自注崔九即殿中監崔滌中書令湜之弟

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上二句憶下二句逢

猶是李龜年昔相見於岐王宅裏度曲於崔九堂前彼一時也今竟流落江南哉江南風景非不佳麗白髮梨園已非昔時江南何地落花何時而君來此地逢君此時耶.

奉送蘇州李二十五長史丈之任

星坼台衡地曾爲人所憐二句謂其丈公侯終必復經術竟相

傳食德見從事克家何妙年一毛生鳳穴三尺獻龍泉六句美長史四句送別

赤壁浮春暮姑蘇落海邊客間頭最白惆悵此離筵

昔爾父偁位台衡遭張華是非之禍至今爲人所憐然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如漢楊震李固之後皆然况經術相傳如吳氏父子位至宰相易訟六二食舊德長史能食舊德棠九二克家長史必然克家南朝謝鳳爲鳳毛長史名家郎鳳毛也楚王有劍名龍泉長史利器亦龍泉也今由江陵而發江上赤壁正浮春暮望東吳而行吳郡姑蘇亦到海邊一時送長史之任者坐客之中我年最老當此離筵既嘉長史又念厥父何以爲情也○按張華傳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避位華不從竟被誅今以言長史父必罹張華之禍張華之誅因張林等責其偁位宰制太子廢不能死節故長史父雖亦必在良娣建寧問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

自古求忠孝名家信有之二句切恩命赴闕發議 吾賢富才術此道

未嶙緇王府標孫聯霜蹄去不疑激揚音韵徹雜誰衆多

推游陸應同潤孫吳亦異時八句美之北辰徵事業南紀赴恩

私卿才昇金掌王春度玉墀薰風行應待洪露即歌詩句八

敘恩命 天意高難問人情老易悲評前汇漢潤後會且深

赴闕

四句

期別意

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門惟忠且孝名家有之耳大卿才術既富於忠孝之道未嘗隣緇而況王質亦標霜蹄千里音韵雅奏舜韺衆推文章則游陸齊驅武畧亦孫吳再世今日北辰之上徵其事業將求忠於孝恩命遠頒也南紀之路赴其恩私將移孝作忠追赴闕下也計卿此行升卿川度王春被薰風歌洪露呈恩豈有極哉我窮而在長沙猶似世遭評前汇漢後會難期行矣馮卿無忘此別哉。

春暮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泛舟得過字

海內文章伯點二李　湖邊意緒多點湖亭　玉尊移晚興桂楫帶酣歌春日繁魚鳥江天足芰荷四句泛舟　鄭莊賓客地點鄭監　衰白遠來過結還陪泛

吾唐楊劉王勃爲文章伯今推尚書中丞矣而況鄭公湖亭意緒亦多名人勝地適相當耳於是泛舟玉尊之酬晚興滄船桂楫之發酣歌互答當此春前魚鳥飛躍無邊江上芰荷點綴不乏似此勝地宜任嘉賓衰白如余何堪叨竊乃遠來集此殊覺不倫也已

蠶穀行

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二句見蠶穀所由荒焉得鑄甲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盡耕田蠶亦成不勞烈士淚

滂沱男穀女絲行復歌五句厲聲之詞

天下莫大於我唐乃數年來無一城無甲兵無一城有甓穀也爲今日計莫若銷天下兵鑄爲犁劍召民墾種則田穀熟蠶絲成不但烈士淚收天下耕夫蠶婦俱穀豐絲足行歌太平也恐不可得耳

三絕句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二句叙事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三章都衆此句

三章記亂刺史之失猶記前年渝州之亂曾殺刺史如何今年開州之亂又殺刺史凡此羣盜相率食人甚於豺虎肯更留人妻子不食哉其殘污有不忍言者不如貪之為愈矣○舊註謂殺刺史者與璘翟封討平之者杜鴻漸楊子琳郤謬公第三章言之賊前兵馬雖號雄朝廷自撥崇寧縱暴略與羌渾同是作亂者羌渾也

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殘一人出駱谷此言被擄歸者自說二女

傍時回頭却向秦雲哭（二句出駱谷者之言二十一家被擄入蜀存噍所餘只留一人此一人者出駱谷而歸其妻孥已爲賊得故自言臨別時二女啼咽回首秦雲不禁慟哭一人幸耳彼二十家妻子留身被戮者慘更何如）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殺刺史聞道殺人漢者羌渾）（殿前兵馬神策軍也朝廷任用中人領禁軍平禍亂豈知縱暴與羌渾等殺人漢上與倉人同擄婦女軍中與留妻子同是亦盜賊而已）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二句正言縱暴）

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雨後同諸公及舍弟宴書齋

渥洼汗血種天上麒麟兒才士得神秀書齋聞爾爲（四句諸公書齋賦詩）棣華晴雨好綵服暮春宜（二句點暮春雨後兼映舍弟）朋酒日歡

有老夫今始知 二句知和詩

諸公爲汴血傾麒麟兒日聞晉齋賦詩荅翰亦與也棠棣之華而賭並好班斕之服春着更宜我於聞時想兒晉齋中情景如此似此歡會必然日有老夫今始聞之今始知之此詩亦今始和之自外衆類不得厠身於汴血麒麟傑華綵服和詩之與求敢出諸公後也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泛鄭監前湖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 二句前湖 錦席淹留還出浦葛巾欹側未迴船尊當霞綺輕初散棹拂荷珠碎却圓 四句泛 不但習池歸酩酊君看鄭谷去夤緣 二句寫重字

鄭居遠俗地接南湖春水連天若昔時泛重泛者今尚書甥爲宇文晁司業孫尚書子爲崔彧宴遊其處錦席

張爲鄉廚流連爲時久矣更有與而出湖以老夫爾共
問葛巾何陋葛巾款側蓉亦醉矣尚未擬於回舫於時
湖上霞光輕散導前之統湖中荷水碎排擢尾之珠應
可收船可回矣前此陪李尚書湖亭之泛已爲習池酩
酊今日同二子前湖亞泛接匯鄭谷者又
爲絲而繹絡如此愛此湖上頻有佳會也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

肅宗昔在靈武城指揮猛將收咸京向公泣血灑行殿佐
佑卿相乾坤平逆胡負寃隨烜燼卿家兄弟功名震麒麟
閣謫湖雁行紫極出入黃金印以上敘向卿世業尚書勳業超千
古雄鎮荊州繼我祖裁縫雲霧成御衣拜跪題封賀端午
以上進御衣向卿將命寸心赤青山落月江湖白卿到朝廷說
老翁漂零已是滄浪客以上送別

猶從先帝馭師靈武時爲將如雲一指摧而咸京逆收此時扈從行在灑血矢忠者卿家向公也先帝指揮向公帷佐而乾坤平壁壘掃功在中興如此顧向公與鄭兄弟也一時功名救宸麒麟閣上雙書雁行紫極門前同懸金印濟送又如此今日尚書衛作王德業冠古牟鎮勒州無與我和征南將軍時作端午御衣初來尚書拜題而授向卿向卿將尚書命送學上都進發也向卿赤心如懸白日念予深衍久違闕廷猶望向卿於進衣只將老翁近況一達朝廷使知滄浪江上尚有扈從舊臣今日無意雲霄已作飄零逐客也○公與向公同是扈從臣在朝且端午賜衣曾別是春故於進衣因時感懷有飄零老翁句向公向卿是兩人故曰卿家兄弟

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探韵得深字

醉酒揚雄宅升堂子賤琴 二句楊長寧宅 不堪垂老鬢還對欲分襟 天地西江遠星辰北斗深 四句送別 烏臺俯麟閣 點侍御正字 長夏白頭吟 結還夏日探韵

此長寧宅即揚雄宅我與二子醉酒共處此堂上琴是
予能琴我與二子升堂聽之所不堪者攬番劉對分襟
耳欲分者西自西北自北耳二子此行侍御烏臺自府
正字之麟閣我當長夏攬衰鬢吟白頭雖探韻賦詩亦
復何
情哉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

衰年正苦病侵陵首夏何須氣鬱蒸二句多病執熱大水淼茫炎
海接奇峯硉兀火雲升二句承首夏句思霑道暍黄梅雨敢望宮
恩玉井氷二句承衰年句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夜雪興難乘二句承懷

衰年而病有似侵陵病亦傷老也首夏尚非鬱蒸之時
自夏鬱蒸似助侵陵者而爲虐此時大水淼茫無非積
熱之海奇峯硉兀亦是助熱之雲執熱所由難解耳
此時惟黄梅雨火雲如此安得雨耶是道暍徒悲思沾

何日。計此時惟玉井冰。炎海如此。安得冰耶。況宮恩承斷。故望寵渥。彼尚書有期會。然不可不赴。今日我非不預尚書之期。因無夜雪不能乘興聊爾奉懷以自遣云。

喜雨

南國旱無雨今朝江出雲入空飜漠漠灑迥已紛紛 四句雨

巢燕高飛盡林花潤色分晚來聲不絕應得夜深聞 四句喜雨

他雨不足喜。南國久旱。故爲可喜。但見雲入於空。漠漠然耳。雨灑於迥。紛紛然耳。此時巢燕避雨高飛欲盡林花得雨潤色聲分。晚來聲猶不絕。夜深料得還聞。不減可喜哉。

水宿遣興奉呈羣公

魯鈍仍多病逢迎遠復迷耳聾須畫字髮短不勝篦 四句老病

澤國雖勤雨炎天竟淺泥小江還積浪弱纜且長提 四句泊舟

歸路非關北行舟却向西暮年漂泊恨今夕亂離啼童稚

頻青札盤餐詎糝藜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難齊高枕衢星

月巖城疊鼓鞞風號聞虎豹水宿伴鳧鷖異縣驚虛往同

人惜解攜蹉跎長泛鷁展轉屢聞雞 以上水宿倩眾 凝擬瑚璉器

陰陰桃李蹊餘波期救涸豈日苦輕齋杖策門闌邃肩輿

羽翮低自傷甘賤役誰愍彊幽棲 八句奉呈群公 巨海能無釣浮

雲亦有梯勳庸思樹立語默可端倪贈粟囷應指登橋柱

必題丹心老未折時訪武陵溪 八句遣興

迂疏老病不合時宜雖欲逢迎其如道違多迷何今日泊舟水次在澤國之思雨雖勤乃炎天之積水終涸幸而小江有浪翔覲且維我何日歸耶夫我之歸路本欲北向秦中今乃非關北我之行舟正苦南征江漢今乃

更向西南贛北轍倀倀何之穉年已可傷今夕彌足對理也童兒之書札空移故人之皤鬢難問人生到此物理之不可解者此時水宿倒見星斗鬭光枕前側聽鼓鼙傳更城上風嘯虎豹客類梟鸞誰憫我窮者今日江陵異縣驚為虎狂在處同人恰惜解攜泛鷁茫然聞雞欲起是有望於羣公耳在羣公皆瑚璉器其門第亦桃李蹊何惜餘波少潤涸轍乃杖策而門閣苦邃肩輿而羽翮嗟低祇益悲傷自甘廢役有誰憐恤勉强幽棲而已泥知大海堪釣浮雲有梯老大功名尚未可知平生語嘿亦非無故今日暫為貸粟期留肅之濟周瑜他日自許題橋若相如之乘駟馬丹心尚在莫輕孺老之夫武陵有謝不拒問津之客寄語諸公從此逝矣○此羣公郎行次古城店時所呈幕府諸公然則蒼茫汎愛前此語有謂公殷勤雨不雨也

虢國夫人

此係追諷一刻張祜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二句寫其無忌憚却嫌脂粉

涴顏巳淡掃蛾眉朝至尊二句爲其妖虢國本適裴氏何以承主恩平明何時入宮門何爲若王尊非虢國宜覲朝至尊淡掃蛾眉何其無忌憚妖淫至此

遣悶

地濶平沙岸舟虛小洞房使塵來驛道城日避烏檣暑雨留蒸濕江風借夕涼行雲星隱見叠浪月光芒螢鑒緣帷徹蛛絲罥鬢長哀箏猶凭几鳴笛竟霑裳以上遣悶之景倚着如秦贅過逢類楚狂氣衝看劍匣穎脫撫錐囊妖孽關東臭兵戈隴右瘡時清疑武略世亂跼文場餘力浮於海端憂問彼蒼百年從萬事故國耿難忘以上遣悶之事

也何潤係平沙岸也舟何處若小洞房然於時驛在城隅舟泊城下日落而蒸濕尚留者暑雨後也暑蒸而少風忽至者江上故也於時星光隱見月色掀翻岸螢與星月交輝綠帷更點蚊絲引夕風互繞背鬢加長寂寞螢帷弄筆自遣蒼涼蛛鬢閒箭遣悲舟炎之景如此自笑塊然等秦人之贅子行歌過此類楚澤之狂夫乃肯劍而雄心未忘撫囊而及鋒未脫所以然者髓冠未滅民資足痛耳但時清則武畧堪疑世亂則文場無用我既無武畧劒出匣而何爲空弱文場錐處囊而焉用豈尼浮海匏繫何爲屈子問天因人何益百年忽忽萬事聽之所難忘者故國未歸他鄉久滯問終何由遣哉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官賦七字句同作

樓上炎天冰雪生高飛燕雀賀新成碧窗宿霧濛濛濕朱栱浮雲細細輕（四句新樓成）杖鈒褰帷瞻具美投壺散帙有餘

清二句美郡王自公多暇延參佐江漢風流萬古情二句于許判官同賦意

炎天無暑樓高可知燕雀背賀新成故耳窓內滂滂者宿霧疑落棋間細細者浮雲如縷何人能有此樓陽城郡王也郡王平日鎮江陵杖鉞治兵寨惟按部已暇其具美今日登斯樓投壺飲酒散帙讀書能有其餘者當杖鉞寨惟則自公也及投壺散帙則自公多暇也暇延參佐相與賦詩如侍御判官者當年羊祜鎮襄習庾亮領武昌我祖征南將軍鎮荊州其風流在江漢間郡王今日風流亦應萬古不朽何但一時落成之賀而已○按史伯玉遭劬悉在大曆五年夏四月至六月以殿中王昂代之伯玉諷大將楊琳留己中寅詔起復時公已辛大曆三年新樓成非其時也証家謂大曆初伯玉丁毋憂時未再恭琳曰起復亦不當作樓命客賦詩公亟江陵依伯玉二詩贊美如此亦實王之情此失考之誤

又作此奉衛王

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岳散江湖二儀清濁還高下三

伏炎蒸定有無四句賦樓推轂幾年惟鎮定曳裾終日盛文倚二句美伯玉白頭授簡焉能賦愧似相如漢大夫二句又作之意

此樓雄鎮楚都跳江山之勝豈特江山天清地濶高下本劃然若凭樓仰見天清者還其清倚樓俯見地濶者還其濶是樓在中央二儀截然於高下樓與天地若并三才之位崇矣高樓之上雖多氷雪溽時則三伏臨焉是炎蒸在三伏不能定其無炎蒸之氣三伏豈無殄有而氷雪生焉是炎蒸到此樓不能定其有樓高乎此天地不能有其氣候樓雄矣郡王節度荊南閱今万歲作殺以來惟務鎮靜所以自公多暇既延參佐更迭之儲而曳裾王門者予亦一人昔梁孝王遊兎園授簡相如賦詩酬倡今郡王固梁孝王我年頹老非相如比安能受王簡為王賦詩竊附於漢大夫哉

江邊星月二首

驟雨清秋夜金波耿玉繩一作雨後天河元自白江浦向來澄

二句江邊映物連珠斷緣空一鏡升二句星月餘光憶更漏況乃露
華凝以餘意作結

猶是秋夜驟雨之後其氣彌清金波月與玉繩星並皎
也此時江邊一望一若上而天河從來白白下而江浦
向來自澄豈知江邊之星彷彿連珠映物而斷江邊之
月辰稱一鏡緣空而升故天河江浦亦澄湛如此未幾
覺餘光數更漏已數秋夜盡其
況露華凝結秋氣侵人又如此

江月辭風纜江星別霧船雞鳴還曙色鷺浴自晴川四句將曉
歷歷竟誰種悠悠何處圓應首二句客愁殊未已他夕始相鮮
應次二句

月辭星別客棹又發矣雞聲唱曉曙色還留鷺影翻波
川光自若昨夜玉繩何在歷歷白榆竟誰種耶昨夜金
波何在悠悠清光何處圓耶星與別月與辭欲
与相鮮又俟他夕是客愁與星月循環不已也

舟月對驛近寺

更深不假燭月朗自明船 二句舟月 金刹青楓外朱樓白水邊 三句對驛近寺 城烏啼眇眇野鷺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鈞簾獨未眠 四句玩月

更深須燭月朗則不須假也於時舟所近者有寺寺感金刹月上見青楓之外金刹巍然舟所對者有驛驛崇朱樓月上見白水之邊朱樓宛在青楓外有烏月上闔城頭之烏啼聲眇眇白水邊有鷺月上見野塘之鷺宿影娟娟舟月之影加此客雖皓首安能遠眠惟有鈞簾獨玩遣此深更而已

舟中

風餐江柳下雨臥驛樓邊結纜排魚網連檣並米船 四句舟中

風雨

今朝雲細薄昨夜月同圓飄泊南庭老祇應學水仙 四句

舟中精與

柳下餐風驛邊臥雨與我並集者有捕魚人結纜而不能舉網有販米賈逆風而未敢去艤差喜今朝之雲已覺細漬將想明夜之月何等清圓我本北人飄泊南方竟成南叟今日浮沉水面疑學水仙不然湖為朝朝暮暮江湖之上也

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

昔承推獎分 指房琯 愧匪挺生材 遲暮宮臣忝 艱危袞職陪 揚鑣隨日馭 折檻出雲臺 以上四疏救房琯而出貶 罪戾寬猶活 干戈塊未開 星霜玄鳥變 身世白駒催 伏枕因超忽 扁舟任往來 九鑽巴噀火 三蟄楚祠雷 望帝傳應實 昭王問不回 蛟螭深作橫 豺虎亂雄猜 素業行已矣 浮名安在哉 以上避亂蜀夔

之事琴烏曲怨憤庭鶴舞摧頹秋水漫湘竹陰風過嶺梅苦
搖求食尾常爆報恩腮結舌防讒柄探腸有禍胎蒼茫步
兵哭展轉仲宣哀飢鑄家家米公自注籍入聲愁微處處杯休爲
貧士歎任受衆人咍以上流寓江陵之事得喪初難識榮枯劃易該
差池分組晃合沓起蒿萊不必伊周地皆登屈宋才漢廷
和異域晉史圻中台覇業尋常體宗臣忌諱災以上追歎不用蘇珽
之故羣臣紛戮力聖慮肯徘徊數見銘鐘鼎眞宜法斗魁願
閒鋒鏑鑄莫使棟梁摧盤石圭多剪凶門轂少推垂旒資
穆穆祝網但恢恢赤雀翻然至黃龍不假媒以上期望之意賢非
夢傅野隱類鑿顏坏自古江湖客冥心若死灰四句自謂

此詩半爲房琯發。我本非才，曾叨房公薦舉矣。致身拾遺，年當遲暮，備員補袞，時値艱危，方拐纏而屈從還京，旋建言而華州出貶，蓋因房公罷相，極言疏救，坐此獲戾，賴張鎬得免推問也。從此一出國門，亂離不已，年華屢易，日月頻遷，玄鳥白駒，伏枕驚其超忽，星霜身世，扁舟任其往還，客蜀九年，而欒巴噀火，逆王九鎖，寓夔三載，而楚俗祠雷亦經三暑，在蜀知望帝之化爲杜鵑，其事應實，在楚知昭王之膠舟不返，其事非虛，計我流離夔蜀九年中，所歷段子璋、徐知道以至崔盰之亂，蛟蛸作橫，豺虎無情，遂使素業蕭然，浮名永謝，而歎蜀不可居，夔亦難久也。聽琴烏之曲，不能奮飛，顧庭鶴之舞，悲其失志，因而出峽。湘邊秋水，竹淚俱青，嶺上陰風，楓花自紛，搖求食之尾，誰念故人，報恩之腳，未踏知己，昔年推獎，眞永負耳。慣結三寸之舌，爲譏柄之防，莫探九曲之腸，懼禍胎之伏，步兵一哭，到處茫茫，仲宣七哀，所如輒啟，飢借米而監河之粟嚼遺，愁徵杯而王弘之酒誰送，縱爲孤騫，何須抵賤，自憐失路，甘受揶揄，我今日流寓江陵，如此炎榮枯得失何常之有，由前而言，其故難識，由後而論，其理易明，分圭組而膴仕者，差勝幾輩，起蒿萊而在位者，合沓多人，豈必台衡盡登，才士只

由喪亂以來武夫年少驟進登庸故人人自以爲伊周爲屈宋而果伊周果屈宋如房公者反遭貶斥也當乾元間朝延和親回紇之年正房公台星中圻之日夫和親本漢道雜羈非國體之正若房公乃府宰宗臣而台星中圻者因分鎮之議有觸忌諱遂至罹災耳今日鑿公苟能僇力以匡聖慮即爲將者功銘鐘鼎爲相者法執斗魁亦何愧哉乃時事所亟者一銷兵使金鐵皆鑄農器一擇相使棟梁不至摧頹一分鎮諸王磐石之固圭多剪一慎假兵柄凶門之將轂少推此府天子垂旒四方威仰穆穆法綱疏闊萬姓皆樂恢恢亦從銜書似西伯受命之歲黃龍浮沼若軒轅御曆之年我愧非板築胥靡可入武丁之夢自分鑿坏野叟甘爲顏闔之逃久客江湖逍遙卒歲雖爲韓安國之死灰亦何惜哉

江漢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總二句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二句江漢之景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

途四句正發明乾坤一腐儒意

此飄飄江漢間者乃思歸長安之客自歎迂踈亦乾坤內一腐儒耳彼主持乾坤者有君協替乾坤者有相秋煩江漢一老憂黎元憂社稷信乎腐矣江漢之景何如仰看片雲與天共遠坐此永夜與月同孤所以思歸也此腐儒者人疑其老豈知當落日其心猶壯人憐其病豈知值秋風其病欲蘇譬彼老馬能任長途不知老馬可存者不爲其有長途之力亦其智足取耳然則腐儒未可棄也○黥布傳漢高以隨何爲腐儒

遠遊

江濶浮高棟雲長出斷山二句遠遊之景塵沙連越嶲風雨暗荊蠻二句遠遊之故雁矯銜蘆內猿啼失木間弊裘蘇季子歷國未知還四句遠遊之情

江濶則水光蕩漾舟中之高棟若浮雲長則嵐氣參差舟前之斷山屢出景佳矣無奈塵沙南去越嶲爲連風

西北來荆蠻都賠彼雁之飛也懼矰繳而銜蘆自衛庇之挂也當流離而失木增悲我何異是昔年蘇子嘆辨名駭我歷國未遑卽今日之蘇子也夫

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别奉薛尚書頌德叙懐斐然之作三十韻

南征爲客久西候别君初歲滿歸覲扃秋來把雁書荆門留美化美彼就離居六句叙明府辭滿告别　聞道和親入誰名報國初迎技不日並八座幾時除往者胡星孛恭惟淡緲疏風塵相澒洞天地一丘墟殿瓦鴛鴦折宮簾翡翠虛鉤陳摧徼道槍槊失儲胥文物陪巡狩親賢病拮据公時呵猰貐首唱却鯨魚勢愜宗蕭相材非一范雎公自汪泰拜范雎爲客卿卒聽其謀

門立大夫綰伐魏拔韓其相蔡也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
又以其謀縱反間於趙某以馬服君之子代廉頗大破趙
於長平皆范雎之謀故以北諸將
屍填太行道血走浚儀渠滏口師仍會
函關憤已攄紫微臨大角皇極正乘輿賞從頻峨冕殊恩
再直廬公自注公舊執金吾新授羽林前後大將軍豈惟高衛霍直是接應徐
降集翻翔鳳追攀絕衆狙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以是須
行支然之意斯卷
鑒徹勞懸鏡荒蕪已荷鋤向來披述作公自注石首處見公
曾此憶吹噓白髮甘凋喪青雲亦卷舒經綸功不朽
臥為禮何如公自注公塡奉使邢比蕃已見上
癡訝馳湖橘常餐占野蔬
十年嬰藥餌萬里狎樵漁揚子淹投閣鄒生惜曳裾但驚
舩門耀不記改蟾蜍烟雨封巫峽江淮略孟諸湯池雖險

同趂海莫填於努力輸肝膽休煩獨起予以上叙懷斐然之意
我南征楚地爲客已久乃肯交西候遂别明府者蓋由
明府石首任滿鳧舄將辭秋來念凡把雁書而思歸耳
鳧舄歸而明府美化留於荆門雁書把而尚書離居得
同美獲犬府初吐背再遣使者來聘朝廷遣尚書住報
和親此報國餘事名巳垂史郎此一識尚書應除八座
乃今者明府歸而連枝將前尚書老而八座皆除耶往
者被山作孽机尾寺矣多由朝廷過龍漢網疎也一時
風塵澒洞天地丘埏賊尨落而主尊走宮簾去而觧死
逃鉤陳之侍衛已亡交推微道守禦之搶鼎盡撤何有
儲胥衣冠陪行在而倉皇親賢思僇力而彝飛推尚書
奮臂一呼義旗四應當尚書爲陳倉令手誅國忠之妻
再刃戮國之子是阿貔貅也二殺賊將於扶風再勵賊
兵於扶風是却鯨鯢也蕭何爲漢宗臣者以轉輸再餽餉
之不絕當至德初道梗江淮貢賦之蜀之靈武者自襄
陟取上津路抵扶風皆尚書功泰用范雎謀五大夫卒
破道今尚書不愧蕭何非特一范雎而已此時太行之
藏骨如山渡儀之衄渠成海尚書一奮詰飾度師皆會
洪川末幾香猜之師陳而賊兵潰長安復咸翔之駕還

而乘輿正宗廟新因而晃服頻加寵眷疊錫夭假於武者詳於文乃尚書武署既高衛翟尚書文學又援應徐宜其位列開中節度爵兼太子賓客也前此作令陳倉已發翔鳳縮而勳誠羣冠更絕衆狙爲太子賓客則侍臣此求玉而雙位關中節度則戰策觀擾苴而所尚書之德業斐然者如此向遨明鏡鋤我荒蕪今頌新文斫成舊感故人白髮已甘凋喪尚書青雲亦任卷舒往時甚亂功業爛焉近使吐蕃應幾無恙然得毋許我就湖橘占野說千豈知我十年多病策依藥餌之餘萬里無家夸狎漁樵之倩一官落拓類投閣之揚雄垂老王門似曳裾之鄒子泥塗甲子但鶩熠燿頻飛騎隙流年不記蟾蜍發度今日已辭巫峽而述炯雨爲南征之遠遊欲沂江淮而督孤諸取長安之歸路而已至加尚書爲國元勛功在王寶克日湯池險倒當思遼海塡於側閭今年六月米希彩殺幽州節度李懷仙朝廷不能制是遼海一紫匡未靖也時事加此豈是閭門蒼威之日猶爲老豈報國之秋至於起弓如鋤我荒蕪吹嗌我於蘇倒中豈所急哉我叙懷大指髮然有如此

獨坐

悲秋回首曳杖背孤城二句獨坐江斂洲渚出天虛風物清二句獨坐所見滄溟恨衰謝朱紱負平生仰羨黃昏鳥投林羽翮輕四句獨坐所感

我今南征，偏此悲秋，能無回首北望長安，乃猶倚杖無之，背城獨坐也。洲為水中可居地，其小者曰渚，江泛則洲渚沒，江斂故洲渚出，秋天高則氣爽而虛，萬象皆空，故風物若是清絕耳。惟是浮海有心，衰年難到，垂朱何頸，汪揣揣彝，彼黃昏之鳥，接翅投林，羽翮往來翩翩自得，視我回白首，不見長安，背孤城獨坐，靡托若何加哉。

哭李常侍嶧二首

一代風流盡修文地下深斯人不重見將老失知音四句哭短日行梅嶺寒山落桂林二句發於廣南長安若箇伴猶想映貂金二句指舊條

常侍一代才子，今日風流盡矣，此去修文，亦泯泯下泉耳。我平生交遊，化為異物者，何限他人，不重見，猶可言也。斯人不重見，不可言也。斯人是知音者，壯盛而失知音，尚曰有待，將老而失知音，何可再得，遙想客槐，當此短日，凄其行於梅嶺寒山，片影落於悲林，何日返長安乎。彼長安舊侶，夫豈無人，不知若輩尚能不忘常侍，想其抱映金貂之風度也。

青瑣雙陪入，銅梁阻一辭，風塵逢我地，江漢哭君時，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詩 哭 六句 發揮王子表不媿史臣辭 二句指史官

我與君，亦長安舊侶，猶想往年，我居青瑣，常侍亦居青瑣，曾雙陪入矣。後來我在銅梁，常侍亦在銅梁，竟阻一辭焉。前此青瑣銅梁，為風塵逢我地，今日寒山短日，為江漢哭君時，我誠阻一辭矣。常侍平生，其貽我之書還在否，且次第而尋，其贈我之詩尚存否，且呼兒而覓，雖然常侍實王子，應有王子諸侯年表，以志其平生，此史臣之職，史臣尚鋪張揚厲，究常侍素行，不媿此發揮，即史臣屬辭，不媿此一筆也。

哭李尚書之芳

漳濵與蒿里逝水竟同年欲挂留徐劍猶迴訪戴船相知成白首此別間黃泉風雨嗟何及江湖涕泫然修文將管輅奉使失張騫史閣行人在詩家秀句傳十二句語意相承客亭鞍馬絕旅櫬網蟲懸復魄昭丘遠招魂素滻偏樵蘇封葬地猴舌罷朝天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以上挚其[illegible]慨

尚書生爲劉楨是庶子而竄漳濵死爲田横其門人應歌蒿里漳濵流水竟與蒿里年華同逝乎忽驚其死欲挂留徐之劍還擬其生思迴訪戴之船疑其生甚相知已成白首驚其死痛此別已間黃泉雖欲挂劍風雨淒其嗟何及矣縱使迴船江湖亦涕泫然耳地下修文已將管輅而去人間奉使不見張騫再來其奉使吐蕃史館尚記其事其修文在口詩家久重其名乃遙想客亭鞍馬跡應絕傷心旅櫬蛛網空懸欲復魄而尚滯昭丘

庶招魂而仍逕素濟纖然歸葬不過樵蘇為鄰已矣朝天無復尚書嗾舌尚書本王孫也當此秋色春草已飛杳杳王孫不知竟歸何處耶

重題　公自注公歷禮部尚書晩於太子賓客

涕灑不能收哭君餘白頭兒童相顧盡宇宙此生浮四句哭江雨銘旌濕湖風井逕秋二句客櫬還瞻魏太子賓客減應劉二句重題之故

我哭尚書轉痛哭君若推我白首一人耳我雖白首往亦兒童計兒童之交相顧已盡則知茫茫宇宙我生亦甚浮也況客裏銘旌江雨霑濕櫬邊井逕湖風暗吹何口還長安耶尚書爲太子賓客本是應劉從此青宮失一賢傳我灑涕難收職是故耳

宴王使君宅題二首

漢王追韓信蒼生起謝安吾徒自漂泊世事各艱難 四句題詩之意

逆旅招邀近他鄉旅思寛 二句宴 不才甘朽質高臥豈泥蟠 結挽起意

韓信爲漢王而還謝安爲蒼生而起因知氣數由天責任在人我徒漂泊自爲之耳若論世事各有艱難各當修力豈使君遂可優悠林下也我本旅人招邀幸近因茲客處意緒爲寛蓋自分不才甘茲朽質若使君而高臥豈眞龍蟠於泥爲潛龍勿用耶

非愛容斜鬟留歡上夜闌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 四句宴時事

戊馬今何地鄉園獨在山 三句旅懷 江湖墮淸月酩酊任扶還醉 二句醉歸

斜鬟之人乖爲人棄非非愛容之能容之今留歡而上夜闌者使君投轄之情也顧我老矣使君雖容我斜鬟

我直吟詩以送之耳亦不勝飲矣使君既留飲而勸我亦聊以開我之顏而已似此我馬我今漂泊竟不知何拋豈無鄉園我久作客亦杳然在山今夕即見清月已隨江湖夜關可開逆旅伊邇我將任酩酊而扶還矣小上夜開戌作卜夜關非也關係十四寒王漱登裴迪小囊亦云好客多乘月應門莫上關彼欲乘月而遊故莫上關此欲留客而飲故須上關上關即投轄意

久客

羇旅知交態淹留見俗情二句久客衰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二句承上去國哀王粲傷時哭賈生二句久客之情狐狸何足道豺虎正縱橫二句久客之故

交態厚薄從羇旅而知俗情炎涼於淹留而見若衰顏自哂何況於人此交態無足怪者小吏相輕宜其為小此俗情大抵然者我今王粲之哀當在去國賈生之哭本為傷時去國傷時者非為狐狸為中原豺虎到處縱

橫。故借僧道擁不前，久客不更驚我心哉。○時楊子琳攻成都，吐蕃寇邠州，朱希彩殺節度李懷仙，故曰豺虎亂縱橫。

杜詩闡卷三十終